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二十一

歸安吳景旭撰

丙集下之下

賦

金粉

唐寅六朝金粉賦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

吳旦生曰子畏僑居南都嘗宴一通侯家時文士雲集即席同賦子畏先成讀至此二語侯大稱賞餘士俱閣筆盖子畏善作情語如自咏云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又觀燈云沈香連理三珠樹結綵分行四照花皆極雅麗

金魚

王世貞金魚賦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爥形表瑞乎帝符色徵緣於灼日冠麑浪之璚丙抱含書之丹乙

鱗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

吳旦生曰屠緯真金魚品云嘗怪金魚之色相變幻遍考魚部即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鈎紫貝及魚藻同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總名也余按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祭天神金魚躍出而雨降又屈原九歌乘白黿兮逐文魚王逸注鯉魚也或即此種則前此已有之當不始於漢賦抱朴子云丹

水有丹魚夏至十夜伺魚浮出水有赤光如火博物志云金魚出功婆塞江腦中有金述異志云晉桓冲遊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戴叔倫詩池塘養錦鱗于念東詩躍水朱光溜嘉靖中王元美詩俚紅數點媚清泠吳明卿詩水面文魚作隊行

帝京景物畧云魚之種深赤曰金瑩白曰銀其魚金貴乎其銀周之其魚銀貴乎其金周之而別以管若

䱇管者鼠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䱇者不及鼠周其尾者也魚病二曰蝨曰瘟瘦而白點生蝨也治以糞浸新磚投之鱗張如脫者瘟也法以新藍布擦之魚死三吞肥皂水得一死橄欖柤得二死核桃皮水得三死天將雨魚拍拍出水面水底蒸如熱湯也

韻語陽秋云潮州精舍寺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游處未曾游蓋為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詩沿橋待金

鯽竟日爲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兹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畧出不食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作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今亦貴鯽不售鯉余按元馬虚中訪西湖玉公詩池中金鯽疑龍在歸路殘雲帶雨回正指此至崇禎初譚服膺詩士女相呼看金鯽歎盡趣竭餅餌擲乃用東坡六和故實以咏燕都之金魚池也

程史云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置之簷牖間以供玩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黄久則金矣

姓州

王世貞登釣臺賦夫一介之賤微靈誠感而燭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年

吳旦生曰呂太史釣臺記云姓是州曰嚴丘瓊臺詩

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王季重嚴灘詩云誰何一男子舉州冒其姓自古及今沿習之譌不禁囅然欲笑螢雪藂說有一絕云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悞稱余喜此絕為有學識因為晰言之按袁崧後漢書云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於是顯宗諱莊悉改莊為嚴故莊子陵為嚴子陵卞莊為卞嚴莊君平為嚴君平觀華陽國志莊遵字君平成都人也然而稱君平者每云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

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又叙傳云貴老嚴之術老老子也嚴莊周也其他又以辨裝為辨嚴治嚴或以為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即辨裝而避莊字并同音之裝字亦避耳據此則嚴州合名莊州嚴陵灘合名莊陵灘今漫然曰姓其州而不攷之可乎况宣和間方臘冦江浙始改睦州為嚴州則計其歲月幾何而謂之千五百年乎李西涯寄莊孔暘詩清時例有逃名客見說嚴陵本姓莊最可証

楊升庵云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証也

子陵碣畧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避亂會稽范史以為會稽人悞矣其妻梅福季女也胡元瑞云按徐道暉詩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証

老學庵筆記云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毗陵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名

嚴陵灘嚴陵乃其姓字灘是釣處若謂之嚴灘尚可今俗謂之陵殊可笑也

熠燿

王世貞二鳥賦師名之曰丹鳥而字以熠燿吳旦生曰大戴傳螢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困學紀聞云豳風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而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

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楊升庵云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疑末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固哉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令元美賦云字以熠燿其意與升庵同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水母屋瓦

屠隆溟海波恬賦水母目蝦屋瓦江珧

吳旦生曰郭璞江賦注水母俗名海舌食物本草云水母即海䖳䖳音涉今人以蜇字當之訛也類編云水母名曰蛇形如覆笠以蝦為目蝦動蛇沈蓋常有蝦依之以衆為目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故云目蝦越絶書云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蘇子由詩去住由人真水母箄瓢粗足似山雎

嶺表録異云南中舊呼為蚶子頭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殻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海物異名記云天臠瓦壠蚶子也南州志贊云海蛤魁陸瓦壠鏞殻外眉内渠形質渾朴注云眉高為眉渠疏為渠

歷代詩話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章玉輅

歴代詩話卷二十二

歸安吳景旭撰

丁集上之上

古樂府

富媼

郊祀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吳旦生曰張晏注坤為母故稱媪郊祀歌別章又云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注泰元天也媪神地也楊升庵謂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后土富媪亦此義凡此皆地作媪矣余觀吳斗南謂媪當作熅按賈誼新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熅物時熟是知漢時之語意

籋

天馬歌云精權奇籋浮雲

吳旦生曰籋古躡字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隴上歌云

隴上壯士有陳安騳驄文馬鉄鍛鞍按騳亦古蹋字

蘇東坡次韻趙伯充畫馬云十駕均一至何事𤸽雲

風元厚之詩仙驥𤸽雲穿仗下

象載

漢郊祀歌象載瑜白集西

吳旦生曰容齋三筆謂象載瑜章曰象載瑜白集西

顏師古云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

曰象輿轙即此也而景星章曰象載昭庭師古云象

謂懸象也懸象秘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説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説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盖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覧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賛出之也余觀樂府原題云漢武帝郊祀之歌十九章朝隴首十七注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象載瑜十八注太始元年行幸東

海獲赤馬作據此則容齋之言益信

房中

劉元成語録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此歌尋推其原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余以短弱未舒非所以論樂章樂章類多質奥但房中樂亦自成漢初絶調耳至謂賢於竹竿載馳不又擬之失倫乎按樂府原題云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故宫中用之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困學紀聞云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

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秋

安世房中歌云飛龍秋遊上天

吳旦生曰漢書蘇林注云秋飛貌顔師古注云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歷代詩話卷二十二

歷代詩話卷二十三

歸安吴景旭撰

丁集上之下

古樂府

聲辭

楊升菴曰漢鐃歌十八曲古今樂録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

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胡元瑞曰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嶼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即漢人本詞可知

吳旦生曰漢時有鼓吹曲而短簫鐃歌其一章耳諸曲調皆有聲有辭故聲辭合寫此不易之論也按鐃歌之妃呼豨收中吾與他曲之羊吾夷伊那何之類

乃遲其聲以送之耳夫被於歌聲而又譜以辭者殆所謂聲依永也後人擬之縱循厥本旨酷肖體裁而難協於律終是永依聲矣況復辭乖其旨背離寖失耶沈休文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詞詁不復可解正謂聲辭相雜而胡元瑞以嵲屼為體格非深於樂府者尤笑王弇州謂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有缺文斷簡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直以為不足

觀曽解人而作是語也

陸文裕公曰鄭漁仲謂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册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為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

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黄雉子班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吕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闗曲於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黄鶯兒之類亦有律吕可按一入於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

失其聲亦但咏月咏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

朱鷺

樂府原題曰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梁元帝放生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謂此也樂府解題曰此盖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

吳旦生曰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云鷺者鼓之精故吳王啟地門以厭越

越為雷門擊大鼓於下而地門鬨焉後移鼓建康之端門有雙鷺出鼓而飛于雲末或云詩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然此皆言鷺鳥也至宋何承天作朱路篇云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直稱為路車與漢曲異矣

禽經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梁簡文與劉孝儀令云鷁舟乍動朱鷺徐鳴詩義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雅荷

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

吳旦生曰烏字與雅同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說文茄芙蕖莖俗但借為蔬菰名非本訓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蜀人以藕為茄張揖云茄音荷國風有蒲與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緑衣注茄古荷字張衡西京

賦蔕倒茄于藻井注茄藕莖也李白詩胡為啄我茄

下之紫鱗金人蕭真卿採蓮曲云田田青茄荷艷艷

紅芙蕖

艾如張

樂府原題曰温子昇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

機蓬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繒所纏黄雀

儻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覯李賀詩有艾

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翦艾葉為敝張之

具也

吳旦生曰艾與刈同説文芟草也如讀為而猶春秋星隕如雨也故古辭艾而張羅其意葢謂刈而張羅也按穀梁傳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芟草以為田之大防是也若云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為蓬艾恐失本意

上之回

樂府解題曰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

遊幸馬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國皆美當時之事也

吴旦生曰三輔黄圖云回中宫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廵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宫候騎至雍武帝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又有三良宫相近

上邪

漢鐃歌上邪其辭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

吴旦生曰邪音移故邪與知叶何承天擬曲云上邪下難正悞作邪正之邪矣按尚書考靈耀云虚為秋候昴為冬期隂氣相佐德乃不邪又星名歸邪

梅花落

復齋謾録曰古曲有梅花落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耳漁隱䕺話曰詩人因笛中有梅花落曲故言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為失則梅花落之曲何為笛中獨有之决不虛設也李白觀吹笛詩何人吹玉

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詩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庭堅侍兒詩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泛觀古人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辯也

吳旦生曰梅花落自是笛中曲當以胡苕溪之說為正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是也按鮑明遠梅花落曲中云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蓋

就二句中上句花字與上之嗟字叶下句實字忽復折入與下之日質字叶奇變不測

裲襠

瑯琊王歌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裲襠

吳旦生曰釋名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裲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海篇作兩當王筠詠裁衣云裲襠雙心共一抹正謂此宋書薛安都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納兩襠衫馳入賊陣所向無當其鋒者齊書文

宣郊天陽休之為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棓議者服其達曠

企喻歌云齊著鐵裲襠乃馬上飾鞍之具

木蘭

滄浪詩評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隠居詩話曰木蘭詩有髙致世傳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㸃兵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詞也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敘事布辭蒼拙近古决非唐手所及況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解者謂木蘭朱氏女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塜忠烈廟然據涌幢小品云隋煬帝時姓魏氏亳之譙人也從軍一紀閱十八戰除尚書不受歸而改粧以事聞帝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禮以死誓拒迫

不已遂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其生辰云

明駝

酉陽雜俎曰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惧作鳴字駝卧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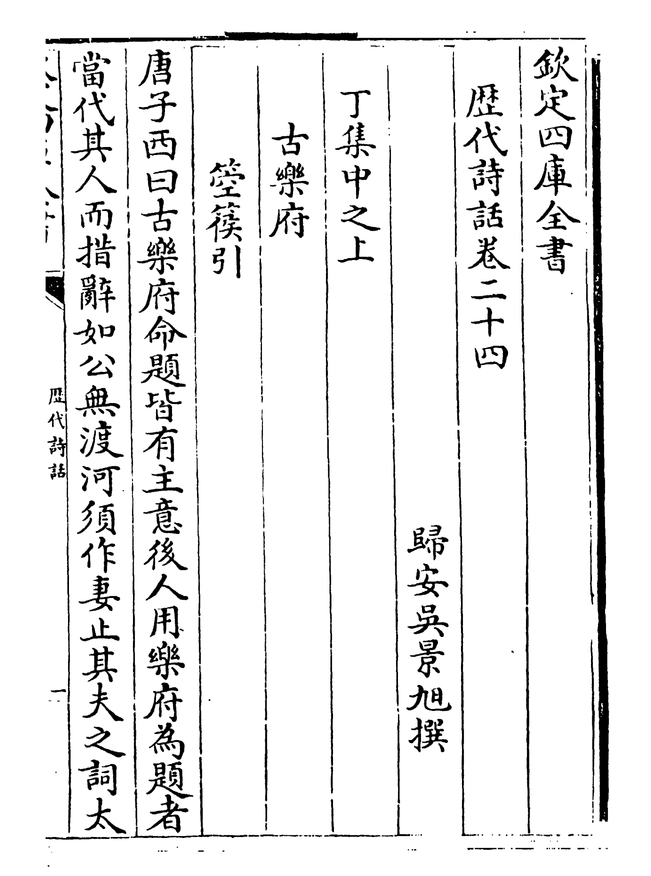
吴旦生曰太真外傳上賜妃瑞龍腦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三百里楊升庵謂唐置驛有明駝使哥舒翰以白駝

遞而耕餘博覽乃以明駝使為異人也恐悞

漢書大月支出一封駞注脊上有一封李義山詩取

酒一封駞

歷代詩話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二十四

歸安吳景旭撰

丁集中之上

古樂府

箜篌引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為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

白輩或失之

吳旦生曰古今注箜篌引即公無渡河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止不及遂溺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聲語麗玉麗玉以箜篌寫其聲曰箜篌引余觀曹植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似言及時行樂又云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似及交情大非古辭之意李白有二篇

一曰公無渡河乃言渡河事一曰箜篌引亦言交情此子西所謂失之也吳正子謂歷觀前作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叟溺以公無渡河命題者則及之皆不足語樂府矣

漢書禱祀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其姓命曰坎侯

古今韻會云漢武令樂人侯暉依琴造𥴖𥴖空侯也一名坎侯𥴖即古坎字野客叢書云坎國之侯名暉

也

楊升庵曰當作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只絲木二物與竹了不相干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䕫箏琵琶阮咸之屬絲木相去皆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

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音空國之侯所好也容齋隨筆謂考侯國無名空者余以此言大是憒憒按

樂府雜録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

陌上桑

樂府解題曰古辭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

拒之與舊說不同若陸士衡扶桑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吳旦生曰吳兢以侍中郎之詞與家令不合遂病之樂府原題云侍中郎漢官也恐仁為趙王家令後為漢侍中郎也余最喜樂府集有云大抵詩人感詠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情止乎禮義古詩之風也今次是詩益將體原其蹟而以辦麗是逞約之以義殆有所未合而盧思道傅

綷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為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
騎不為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歟如
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暮亦安得徬徨為使君
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
意求心自可知亦庶幾焉故秋胡婦曰婦人當採桑
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顧人之金此真烈婦之詞耳

王子喬

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栢人令

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犍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盖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冡書師曠稱晉為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别名惟為葉縣令而飛舄與為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為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

吳旦生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昇三十餘年見者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翔山頭舉手謝人而去為立祠於緱氏山下據此則緱氏仙人廟乃太子晉事封禪注悞引入王伯僑之下而升庵反悞認為非王子喬也元瑞指出晉為王子而葉縣柏人又有兩人極為顯著故弇州概稱兩王喬亦未安按海録碎事云一王子晉王喬二葉令王喬

三服肉芝王喬皆神仙也

長歌行

滄浪詩評曰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吳旦生曰覩魏文帝所賦似擬仙人騎白鹿一首陸士衡所賦似擬青青園中葵一首其詞意各合古辭

而解題謂曹魏改奏晉陸士衡不與古文合何也豈

豈山上亭以下細閱絕不相蒙嚴氏駁之有見

當

藝苑巵言曰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

噴噴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元美此言悞會用修之意矣用修正讀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杜康

武帝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吳旦生曰選注杜康或云黄帝時宰人號大謬葢古之造酒者武帝用東方生銷憂唯酒之意故不言酒

直言杜康耳東晳勸農賦葢田孰唉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白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儗將心付杜康亦如劉白墮工釀東坡乃云獨對紅蕖傾白墮也眉公筆記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重二十三銖

莊馗

王粲從軍詩館宇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

吳旦生曰五臣作馗音仇協韻李善注引肅肅兔罝施于中馗楊升庵謂作馗音求字从九从首爲是又說文馗音逵九逵道也似龜背故曰馗从九首一道爲一首與馗同義而異音今人不識馗字皆從首悞矣升庵此說最當而正楊謂韻會支尤二韻通作馗恐未足以折升庵也

豫章行

樂府解題曰古辭今闕悞不傳陸士衡泛舟清川渚傷

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若曹植擬豫章行為窮達

傅休奕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

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吳旦生曰樂府集謂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為豫章

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

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傅

玄陸機輩所作多叙別離怨恨思即知豫章昔為華

艷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古辭言神仙事傳休奕九弈篇十六章乃叙夫婦別離之思非也

董逃行

吳旦生曰樂府原題謂此辭作於漢武之時盖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遊童競歌之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余觀別本逃一作桃梁簡文行幸甘泉宫歌云董桃律金紫賢妻侍禁中

似引董賢及子瑕殘桃事終云不羡神仙侶排煙逐

駕鴻皆所未詳詩話又引漢武内傳王母觴帝索桃

七枚以四啗帝自食其三因命董雙成吹雲和笙侑

觴作者取此竊以樂府之題亦如關雎葛覃之類只

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非有義也若以董字桃字泥

其義此與作鐃歌巫山高雜以陽臺神女之事君馬

黄但言馬者其荒陋一也蔡寛夫所云烏生八九子

但咏烏雉朝飛但咏雉雞鳴高樹巔但咏雞大抵類

此而甚有相府蓮訛為想夫憐楊婆兒訛為楊叛兒者矣

七十二

春渚紀聞曰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郊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吳旦生曰田子藝言是美人之數也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為三十六矣左右各三

十六合之則為七十二矣葢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余以此語未免穿鑿後見眞率筆記云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按玉臺詩乃樂府相逢行古辭也乃知古辭確有所祖可以釋陶南村之疑矣梁簡文箏賦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李太白詩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皆取當時相對之義

雞鳴又云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盖言方池正從園中大池入想也此樂府亦用霍家事實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此亦影借句耳若楊升庵詩芳池七十二寶帳三千重則是池有七十二耶楊廉夫金臺篇云上有七十二鳳凰

金鼎玉食

高頭頒

丈人

顔氏家訓曰古樂府歌辭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

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悞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何其謬乎

吳旦生曰顔之推疑大悞為丈不知古有丈人之稱

唐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武則天怒魏玄同

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曰丈人何不告密可以自直史記索隠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人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

黄震云易經丈人程子謂尊嚴之稱朱子謂長老之稱丈者忝倫尺引之積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淮南子云老者

杖於人為丈人

野客藂書云今人呼丈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青城山記云青城為五嶽之長名丈人山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為列嶽因此歐陽永叔云呼妻父為嶽翁以泰山有丈人峯呼妻母為泰水不知出何書據雜俎載明皇東封張説為封禪使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説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説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黄旙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説不同陳后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為婦翁之稱三國志獻帝舅車騎

將軍董承而裴松之注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晉書王忱任達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舊唐書按獨孤郁以婦父辭内職憲宗曰權德輿有此佳壻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余因樂府丈人之語附入此條竊以松之古無丈人之言未曾深考而勉夫謂南史時已見亦失之也觀史記漢天子我丈人行則三國前早已有之漢書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豈以山嶽有壻因謂婦翁為嶽耶

樓樓

甄后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樓樓

吴旦生曰樓音颼古本楚辭風颾颾兮木樓樓今本作蕭而音亦叶颼故樂府亦作蕭蕭又作翛翛總不若搜搜字之古也

按甄后中山無極人為文帝后其後為郭貴嬪譖賜死臨終作此詩而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至今題下刋魏武帝字皆謁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徇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

吳旦生曰按秋胡宦歸路見美婦願奉以金婦曰婦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只此數語節孝昭彰此傳玄所謂烈烈貞女忽言辭厲秋霜也卒

惡其行投河而死謂非列女不可自子玄之論一出楊升庵謂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胡元瑞謂當名秋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皆非允論横汚古烈文人口業一至於此西京雜記云杜陵秋胡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絶婚今之秋胡哉

枯桑海水

飲馬長城窟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

誰肯相為言

吳旦生曰翰注謂枯桑無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善注謂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喻夫在遠不知婦之憂戚也余意合下二句總看乃云枯桑自知天風海水自知天寒以喻婦之自苦自知而他家入門自愛誰相為問訊乎

戰國趙燕皆築長城以備邊自陰山止遼東謂之古

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亘萬里按酈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於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録以為相和歌辭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此則其辭也

雙鯉魚

夷白齋詩話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

潛之物故云

吳旦生曰五臣注相思感通夢寐之閒若有使來遺者又云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書不知此乃想像之詞借枯桑海水以喻他鄉異縣字字神境若説殺魚無乃痴騃按漢時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結成雙鯉之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唐李氏季蘭結素魚貽人云尺素如殘雪結為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蓋其遺制

長城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吳旦生曰秦築長城時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則孔璋乃用其時諺語也

竹竿

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

吳旦生曰漢鐃歌二十二曲今所傳朱鷺等十八曲而務成玄雲黄雀釣竿四曲無傳焉余嘗擬朱鷺等因為補四曲是也其所謂釣竿者古今注云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長卿作釣竿詩今傳為古曲也故文君言竹竿魚尾正引伯常子事以諷長卿耳劉坦之補注云㜮㜮簁簁並揺動貌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將他圖也

梁父

樂府解題曰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吳旦生曰西溪叢語謂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按青州圖經云三士冢在臨淄縣南一里三墳週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朏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

謂二桃殺三士者遥望蕩陰里解題作追望陰陽里嚴滄浪云青州有陰陽里

歷代詩話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章玉輅

歷代詩話卷二十五

歸安吳景旭撰

丁集中之下

○古樂府

匹

子夜歌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吴旦生曰字書匹僻吉切偶也配也合也歌中隱匹

配之義此借字寓意也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左傳幣錦二兩杜預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裏卷其末為二端二端兩也其實只一匹湘山野録載胡旦致仕遇恩賜束帛當十端夏竦鎮襄陽選縑十匹贈之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撿韓詩外傳及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據此則今之贈遺者稱縑帛一匹為壹端悞矣

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蓋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若此甚多

棊

吳旦生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蹴踘以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蹴踘應作擊搊）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

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藝經云彈棊二人對局白黒棊各八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黒白棊各百五十六亦與後世法不同矣

世説彈棊魏宫中裝器戲也魏文帝自負此技以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著葛巾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前溪

漁隱叢話曰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謾録言陳劉删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録晉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耳

吳旦生曰郗昂樂府解題亦言前溪舞曲也寰宇記云前溪烏程縣南東流入太湖謂之風渚後漢在市

北餘不亭晉沈充家於前溪余嘗攷前溪一名餘英溪水出銅峴山東過武康縣前千秋橋又東過縣學前又自縣學前東過下渚湖南與餘不溪水合是則前溪屬武康縣非屬德清縣也況德清在唐時名武源臨溪德清而武康自晉時巳名之漢則名餘不鄉故于競遂悮認之耶

破爪

徐與公曰古辭碧玉破爪時郎為情顛倒芙蓉凌霜榮

秋容故尚好夫破瓜時春也芙蓉凌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卽顚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吳旦生曰碧玉晉汝南王妾名孫綽為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按楊文公談苑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之句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為破瓜為二八字洎六十四而卒乃悟余因觀李羣玉贈馮姬詩瓜字初分碧玉年亦謂以瓜字分之則為二八字也則是古辭破瓜者乃指碧玉十六妙年耶

石澗

讀曲歌云石澗生口中銜悲不得語

吳旦生曰石澗古漢時碑名故取悲字之義子夜歌作石闕又水經注石的石碑也古名石桓石闕

屈戌

留青日札曰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隣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為即鋪首非也蓋既言屈

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予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屈伸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

吴旦生曰鄴中記石虎作金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象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故段成式詩屏開屈膝見吴娃正與簡文同用此田子藝據長吉之句遂以鋪首為非

余觀輟耕録云今人家窻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又戲瑕云曽

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絶細巧銜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據此則鋪首未為非也正德中薛蕙詩雙環金屈膝

中州集劉迎詩寶箱拂塵金錍鈚

莫愁

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

吳旦生曰唐書樂志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盖盧家女一云為妓嘗召入楚宮今郢州有莫愁村是

也顧太初莫愁考云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王横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即此也

梁武帝樂府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此蓋洛陽人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李商

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即此也則莫愁有兩人矣

李本寧莫愁湖記云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宫人故將軍隂升之姊明帝崩出嫁為尹更生妻者也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今湖山争借以為重乎

宋曽三異云曽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倡女竊其名

估客樂

楊升庵曰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為帆緑絲為帆縴鍮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按史稱武帝節儉常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反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吳旦生曰古今樂録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阼以後

追憶往事而作歌敕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故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攻其情事亦是漢太上新豐之意也區區布帆絲縴便足云奢其視隋煬之龍舟鳳舸殿脚女千人更為何如胡元瑞云當使黄金與土同價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釋寶月所上曲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古謂使者曰信按越告羅于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帖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

雙行纏

墨莊漫録曰婦人之纏足前世無傳齊東昏侯為潘妃鑿金蓮貼地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不言其弓小也六朝詞人無一言稱纏足者唐詩亦無及之惟韓偓咏屧子詩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校之亦小也而不言其弓楊升庵曰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

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彯纓長戞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閒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樂府有雙行纏乃是行縢即足衣也胡元瑞謂雙行纏婦人以襯襪中者即今俗談裹脚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扎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為之加文繡為美觀以敝於襪

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懽知之語意明甚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襪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褲恐古羅襪或此類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欲别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則六朝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車若水謂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竹笥木屐據三氏之言則札脚斷非古時之事如古今事物考云起于妲已留青日札云起于西施皆非也自李後主宫嬪

窅娘以帛繞脚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可謂弓足非始於後主乎

婐妮

梁武帝遊女曲云珠佩婐妮戲金闕

吳旦生曰婐妮音果火按說文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孟子曰舜為天子二女婐烏果切妮弱也五果切字學集要云婐單作果又身弱好貌韻畧云妮身弱貌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日君月妃煥赫婐妮

歷代詩話卷二十五

歷代詩話卷二十六

歸安吳景旭撰

丁集下之上

古樂府

巴渝

樂府原題曰巴渝本舞名即鞞舞也漢高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為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

鬭及定三秦封因為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善舞高帝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為名故曰巴渝舞

吳旦生曰華陽國志謂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又謂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鋭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按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其

句讀英雄記云曹公破袁譚馬上舞三巴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歌吹李堅者能鞞舞先帝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閒廢而不為因攺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改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辭新福四曲以述魏德李賛皇云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西域傳作俞蜀都賦云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梁簡文蜀道難云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

濁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

吴旦生曰濁音獨漉濁為韻自叶按古音畧引史記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漢書潁川歌潁水濁灌氏族陳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醟濁以酒為喻也或作鸀突又作糊塗並非

白紵

韻語陽秋曰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䙰䙰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

吳旦生曰宋書樂志曰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

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南齊書樂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吳黄龍中童謡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馬後見樂府原題云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鷖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此解最確

歷代詩話卷二十六

歴代詩話卷二十七

歸安吴景旭撰

丁集下之下

古樂府

路傍兒

張率走馬行云歛轡且歸去吾畏路傍兒

吴旦生曰樂府集載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

會過走馬章臺街風俗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言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乗者喜其言驅馳不止至于死故曰吾畏路傍兒按崔豹古今注曰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覺聞其聲以為吏追奔而亡去明旦視之乃天馬跡也因惕然大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乎遂荷糧而逃入于沂澤中援琴而鼓之為天馬之聲曰走馬引解題一曰天馬引

大風

唐溪詩話曰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意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吴旦生曰大風歌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盖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

不可怠於守成爾索隠曰兮語辭也兮亦語辭也歌有三兮故曰三兮按兮兮古韻通據此則高帝過沛時已有此歌惠帝二年命夏侯寛為樂府令而漢書云武帝立樂府後人遂謂樂府起於武帝非也

蘇潁濱云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李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

杳宇外集云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

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扊扅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略略數句而聖賢王霸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柏

瓠子之歌云魚弗鬱兮柏冬日

吴旦生曰柏與迫同按柏人城在順德府唐山縣漢高過此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瓠子注云水長涌溢穢濁不清

故魚不樂又迫冬日將甚困也

李夫人歌

許彦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

吳旦生曰齊人少翁有神術能令武帝遙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不得就視帝益悲感而作歌所以狀其髣髴據樂府古本作翩字合下姍姍仍得妙麗善舞之遺態原非偏而不正之謂况此歌乃

之遲叶韻翩字應屬下句若屬上則不成句

史記武帝本紀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則與李夫人異矣

香囊

繁欽定情篇香囊繫肘後焦仲卿妻古辭四角垂香囊吳旦生曰晉謝玄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按婦人之幃謂之縭即香囊也

楚辭蘇糞壤以充幃王逸注幃謂之幐幐香囊也𢿿又欲充其佩幃注幃盛香之囊也說文幐本作幃韻會幐囊可帶者後漢儒林傳制為幐囊注即幐也南史𧇊幐注佘之香袋

雙鍼

繁欽定情篇云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

吳旦生曰昔有姜氏與隣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晶鍼一函遺姜氏姜氏啟履箱取連理線貫雙

鍼結同心花以答之見謝氏詩源

長楸

曹植名都篇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吳旦生曰選注古人種楸于道故曰長楸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老杜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東坡題收馬圖詩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詩長楸落日試天步皆原本陳思

寒鼈

楊升庵曰曹子建名都篇寒鼈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蓋炰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炰字耶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餚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鴿蒸麑劉熙釋名寒雞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吴旦生曰改寒作炰五臣之陋不足攻矣第攷文選宋板善本李善注並無今之時餚謂之寒句據曹子

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注謂今之脠寒也資暇集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今脠肉也廣韻云煮肉熟食曰脠或者時餉二字乃腊肉之譌而升庵好異一時悞録不遑致詳耳

何元朗云升庵不當謂韓國饌法蓋膾臇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鼈與雞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鼈雞凍是也若云韓鼈猶可通以雞寒為雞韓可乎余以元朗通士乃作此懞語按逸雅云韓羊韓

免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為也猶酒言宜城酃蒼梧清之屬也此證最確以寒訓凍可笑

乘蹻

曹子建升天行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

吳旦生曰抱朴子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

字學集要云蹻有五音音皎舉足加高貌彊直貌武貌又音喬驕也慢也又音脚舉足行高又與屩同履

也又音噱驕甚

井公

王褒輕舉篇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盖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胡元瑞引穆天子傳第五卷紀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不决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王褒二

語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信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酉山小酉山亦用周穆事也余觀神異經亦載井公事愈知元瑞之説較升庵為確樂府登名山行有藏書凡幾代看博已經年為隋李巨仁作

又升庵謂六博即骰子元瑞謂其時未有也余觀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以箟簬作箸象牙為棊麗而且好也説文六箸

十二棊也鮑宏博經云六博用十二棊分白黑各半
擲之據此則曹植所云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與
其旨義悉合何得謂是骰子

閶門樓

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
迴軒啟曲阿

吳旦生曰吳地記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
閶闔門髙樓閣道後從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故士

衡云爾至宋淳熙間其閶門之舊樓三間猶存建炎兵火之後不復有矣蘇子美詩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子美猶及見此樓也

香

王直方詩話云古辭云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

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讀老杜詩也漁隱叢語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辭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野客叢書曰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覩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

之徒皆有是作不但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吳旦生曰此吳均行路難之語也數香皆非僻座何足聚訟按史記武帝元朔二年封長沙定王子遂為都梁侯水經注云都梁縣有小山山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緑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呼蘭為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馬荆州記云蘭草名都梁香形如藿香廣志云都梁香出交廣亦名煎澤草

按魏畧云鬱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埤雅鬱之為草若蘭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漢制攷云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覲禮以鬯草生庭為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粧樓記云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耐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按南史云大秦國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

一物也又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夢溪筆談云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今多用此為蘇合香考劉夢得傳信方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裂者佳據此則酉陽雜俎謂獅子糞固非即陶隱居所稱色如紫檀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亦未真也

黄姑

古辭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

吴旦生曰張平子天象賦河鼓集軍以嘈雜讚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盖天子三軍之象淮南子所謂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俗傳七夕牛女相過者此也海録碎事云楚人呼牽牛星為檐鼓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何荷也亦檐義也荆楚歳時記云河鼓黄姑牽牛也皆語之轉若李後主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則誤認黄姑為織女矣李太白詩黄姑與織

女相去不盈尺然以星歷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安得謂不盈尺耶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織女是天帝外孫漢書天文志云天之貞女至於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備禮久而不還被

驅在營室劉子儀詩天帝聘錢還得否而盧仝有癡牛騃女之句亦誣甚矣

容齋隨筆云蒼梧王當七夕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蒼梧荒悖小兒不足笑梁劉孝儀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安有所謂渡河之理故老杜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

事終蒙朧其識非他人比也

厮養卒

楊升庵樂府序曰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説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

之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李蓘謂張耳傳祇云廝養卒並無才人嫁為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陳耀文謂此事史漢并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余按古辭已亡謝朓所作但言自宫閣而出徒增悲羞亦不及武臣陷燕意也然據升庵引張耳傳洎楚漢春秋明是兩種書陳晦伯謂注中無楚漢春秋字是不細看升庵一洎字也升庵淹博必見楚漢春秋有此語因合張耳傳

而並舉之以立此說

張耳傳趙有廝養卒蘇林注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蓋廝主樵蘇養主烹飪此通鑑所謂竈下養中郎將也本皆賤者之事田子藝謂廝養卒當為廝亳卒按左傳廝役亳養注養馬者曰亳炊烹者曰養則亳别是一役矣

愛妾換馬

樂府解題曰舊說淮南王所作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

辭今不傳

吳旦生曰中唐張祜作此題二律亦引樂府解題自注其下然觀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見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竊以任城之說較淮南為可據宋人詩話乃以鮑生出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為證余按唐李玖異聞實録云鮑以女伎善四絃者換韋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

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賦否一曰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曽憐噴玉之聲一曰香散緑騣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則是開成以後事引此較淮南更悞

流蘇

徐陵雜曲云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
吳旦生曰流蘇者乃盤線繡繪之毬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所謂雜綵為同心垂垂若流蘇也前漢禮

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為幃帳之懸自晉以後始也又析羽曰流蘇摯虞云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晉書割流蘇為馬帓南都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注蒲梢汗血馬也言取華廄蒲梢之馬而以流蘇五采為馬飾也騷殺飄揚貌又石頭百姓歌云庚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焦仲卿

妻云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則不止幃帳間所懸而且飾旌又飾馬矣

昔昔鹽

貴耳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録載蘧篨三娘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引列子昔昔夢為國君證之余觀海録碎事云十四昔十四夕也信其説為最確升庵别本乃引戴記示之禽而鹽諸利注與艷同使歆艷也鹽者艷之轉聲也此語殊誤余且以他曲例之如禰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吳淑改摻字為操徐鍇曰摻音七鑒反鼓曲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摻又如韓皐鼓廣陵散其説謂毋丘儉諸葛誕刺

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耳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至隋唐廣陵始爲揚州而散平聲是琴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然則鹽與摻散皆是曲之别名也唐詩紀事云施肩吾詩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閩中人謂好爲鹽也皇甫百泉云昔鹽亦此意也樂府有魏俞吳俞劍俞矛俞弩俞俞善也

元遺山詩鹽紅忘後顧蠻黑見前驅按此鹽字作去聲

蓝女

樂府解題曰桓帝初京都童謡云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乗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也

吳旦生曰以姹女指太后此説大謬及覩善本乃作蓝女按關尹子嬰兒蕋女謂未破瓜時也本草苣蔻含胎之語出此留青日札云月運紅潮取以入藥則名紅鉛女子十四而天癸發取其初發之中有一粒

如小荳者色微黄即所謂黄花也葢黄花之義亦從

蓝字生

雞鳴歌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

吳旦生曰徐陵烏棲曲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野客藂書引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温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謂出於古之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據此則直謂是雞鳴矣

漢舊儀云汝南出長鳴鷄余竊以為皆謬也按漢時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耳樂府廣題云漢有雞鳴衛士主鷄唱宫外漢書云髙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注楚歌者鷄鳴歌也

窮袴守宫

樂辭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宫

吳旦生曰僧惠洪於客邸破篋中見詩編皆晉簡文時名公卿而樂府有此二語按說文袴脛衣也釋名

袴跨也兩股各跨别也方言齊魯之間謂之襱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校衧楚通語也又袴謂留幕冀州所名又新羅國謂袴曰柯半而窮袴之義何居西漢上官后傳宫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服虔注云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師古注即今之裩襠袴也則知古人袴皆無襠女人用襠者其制起自上官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而使宫人為之今則男女皆服之矣

楊升庵云褆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褆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之褆

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蜓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蜍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點女

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奏漢武試之有驗誠齋雜記云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謂能與鑰人不敢竊發又謂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汚其衣此二說與博物志異

景泰中湯公讓守宮詩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䰟銷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拭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劉欽謨曰此何減李商隱

灩澦歌

蜀中詩話曰梁簡文灧澦歌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鄭樵云天下水之險者惟蜀之瞿塘百粤之桂浦此歌言行瞿塘者準灧澦行桂浦者準金沙也楊用修以為商估剌水行舟歌非簡文之作俗本改桂浦作桂楫尤非按灧澦一作滛預一作猶豫載各不同

吳旦生曰鄭樵樂府原題載其辭云滛預大如服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客剌

水行舟之歌亦非簡文所作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江浦之難故過瞿塘者則淮灩滪涉桂浦者則淮金沙又有灩滪如馬瞿唐莫下灩滪如象瞿唐莫上之語是單言瞿唐也據此則曹能始所載之歌馬下叶者與樂府本辭異是悞以如馬如象之語入灩豫金沙之歌矣況行舟之歌非簡文作此即鄭樵語也乃於引據鄭樵之後另標用修云云是但見用修詩話謂屬其語不知用修往往採古人之言而述其

善者能始實未攷鄭樵全本也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復齋以為峽州行者歌而漁隱據為簡文作亦悮也水經注謂是漁者歌

樂府解題云瞿盛也唐陂池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也又云夏則為瞿冬則為唐

水經注灩澦堆在夔州府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没益州記又曰猶預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預也

類要云滛預大如鼈瞿塘行舟絕滛預大如龜瞿塘

不可窺南史灧滪如牛一作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庚公李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杜子美詩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歴代詩話卷二十七